

与哑巴结婚

费渔在九三年的夏季仍然显得卓尔不群，在众多的男同事穿着T恤和沙滩裤上班的时候，费渔的衣着显得特别严谨和高雅，白色的衬衫，灰色的西裤，棕黄色的中外合作生产的老人头皮鞋，当同事们坐在电风扇前对八月的高温怨声载道时，费渔从他的黑色公文包里摸出一把梳子，从左向右梳理一头乌黑美观的头发，人们注意到费渔宽阔的额头光洁干燥，没有任何汗迹，费渔似乎一点都不觉得热。我们这个城市人心浮泛缺乏教养，唯一的楷模就是三十岁的美男子费渔了。曾经有两个女孩子在洗手间里议论费渔，一个说，现在好男人都死光了，就剩下一个费渔，可是费渔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？另一个女孩痴痴地笑了一阵，突然说，费渔像一个古希腊雕像。女孩大概觉得这种赞美不着边际，又说，你知道吗，费渔给我送过花，一束白色的苍兰。

费渔给公司内外的许多女孩送过花，这是事实，但另一个事实是费渔多年来结交了许多女孩，却始终没有遇见一个他喜欢的人。·我·不·知·道·我·是·怎·么·了，费渔有一次给他远在美国的姐姐写信，信中坦陈了他在感情生活上的奇异感受，我是一个在心智健康方面都很正常的男人，我自知有英俊的容貌和潇洒的风度，许多女孩或明或暗地爱慕着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谁也不爱。也许你会怀疑我像你们那里的一些男人，怀疑我是爱男人的男人，我向上帝发誓，我不是，男人与女人相比更令我生厌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·我·不·拒·绝·别·人·的·爱·，·但·我·不·爱·任·何·一·个·人。在美国的姐姐后来给费渔回了信，她按照美国人的方法建议费渔去看心理医生。费渔读完信兀自冷笑了一声，心理医生？这里又不是美国，那玩意是骗不到钱的。费渔鄙夷地想着走进他精心装修的盥洗间里，他要打开煤气热水器洗淋浴，在天顶玻璃和三面大镜子的折射下淋浴，这是费渔每天下班回家后必需的一道仪式。

台式音响里是古典大师肖邦的钢琴声，费渔的心情因为音乐和沐浴而变得舒畅，四种镜子里反映出同一个男人优美耐看的裸体，宽肩，长腿，肌肉线条分明而不显粗蛮，费渔喜欢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自己的身体，得出的结论几乎都完美无缺。费渔一边淋浴一边挥舞着拳头对镜中人说话。你不错，你真他妈不错。费渔对另一个费渔说。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之一，不，你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。费渔对费渔说。女孩子都爱你，可是你不爱她们。费渔对镜中的费渔做了个鬼脸。

费渔淋浴完毕在身上喷一点儿男士香水，只是一点儿，香水的香味强度必须维持在若有若无的界限上，这也是费渔笃守的信条。然后费渔准备出门，与一个熟悉的或者是陌生的女孩子约会。约会地点假如由费渔择定，一般都是在河滨树林、古城墙或者大钟楼下那种富有情调的地方。假如女孩子择定约会地点，它们就是乱七八糟的了，有旱冰场、电影院、迪斯科舞厅、百货商店，甚至有一个女孩别出心裁地请费渔到妇产医院门口见面。

费渔每次去约会之前，照例要拐到一个名叫伊甸园的花店买一束鲜花。费渔给时装店的营业员小佩送过三次花，都是红色的石竹花，费渔也因此惹上了一场纠缠不清的麻烦。小佩走在九三年的大街上可以与费渔同样地引人注目。清朗的眉目酷似日本的一个女影星，又酷似香港的一个女歌星，高挑丰满的身材在亚洲地区几乎是一个珍品，而小佩的两只硕大的耳环是檀香木的，这在整个世界也具有独创意义。当费渔与小佩第一次约会时，他不得不给这个美丽时髦的女孩打出八十五的高分，对于费渔的标准来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。

费渔和小佩走在河边树林里感受到别的情侣投来的艳羡的目光，这使费渔觉得满足，费渔因此在一个星期内与小佩约会了三次。不幸的是费渔给女孩打的分数每次都要降下五分，一次是因为女孩嘴里冒出一股大蒜气味，另一次降分则是由于孤陋寡闻，当费渔大谈美国新任总统克林顿时，小佩居然问，克林顿是谁？是个歌星吗？费渔觉得这些错误不可原谅，他不能忍受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女友。到了第三次约会时，女孩凝视费渔的目光流露出无

限的柔情，费渔却避开她的目光，心里不无怅惘地想，她现在只剩下七十分了，或许只剩下六十分了，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女孩有这么多的缺陷？费渔觉得女孩每张嘴说一句话他心里就结一寸冰，后来小佩滔滔不绝地谈到她姐姐的婚礼，动用了九辆高级轿车，置办了十八桌酒宴。你猜在哪个饭店办的酒宴？小佩用一种骄傲的语气问费渔，费渔摇摇头，猜不出来，也没兴趣猜。费渔突然站起来说，对不起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费渔借口上厕所，异常潦草地中断了他与小佩的第三次约会。他记得离开河边那张长椅时，听见小佩的响亮而亢奋的声音，你猜出来了吗？是五星级的大饭店，你肯定能猜出来的。费渔一边走一边暗暗骂着，庸俗，庸俗，俗不可耐。费渔没想到小佩是一个强硬对手，小佩的电话第二天就追到他的公司来了。费渔一听到对方愠怒的声音，连忙说，我不是费渔，费渔不在。费渔匆忙放下电话，他发现办公室的同事都用一种探询的目光盯着他，这种目光一向是他深恶痛绝的，费渔就将皮椅转了九十度方向，让同事们只看到他的后背。费渔没想到小佩径自闯到他的办公室来了。小佩浓妆艳抹怒气冲冲，突然站在他面前，费渔马上意识到他碰到了个难缠的女孩子。费渔不失风度地给小佩让座，心里想，这女孩今天怎么化的妆？穷凶极恶像个妓女，现在打分恐怕六十分也勉强了。嘴里就说，我都认不出你了，脸上的妆画得这么浓。小佩仍然怒气冲冲地站着，怒气冲冲地说，不要你管我的脸，我要你解释昨天的事。

昨天的事恰恰是难以解释的。费渔把小佩领到公司外面，企图以王顾左右而言它的方式缓解女孩的愤怒。费渔搂住她的腰肢说，走，我们去俱乐部游泳。但他的那只优雅温柔的手被女孩甩开了，谁跟你去游泳？你还没对我解释清楚呢，为什么要污辱我？小佩美丽的丹凤眼现在迸射出类似母兽的光芒，费渔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污辱我？费渔宽阔的双肩自然耸了一次、两次，污辱？费渔摊开双手说，这从何谈起，我从来没污辱过任何人，尤其是对女性。不是污辱，那你就是玩弄、调戏，你要解释清楚，为什么要调戏我？这就更荒唐了，什么叫玩弄，什么叫调戏，我倒需要你作出解释了。装糊涂。小佩冷笑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说，好吧，让我来问你，既然你不爱我，为什么要拥抱我？为什么要吻我？我给你记着呢，拥抱三次，亲吻两次，那不是调戏是什么？那不是玩弄是什么？那不过是一种身体语言。因为从侧面四十五度角观察你，你的脸部线条特别美丽。我美丽关你什么事？我要你说清楚，既然你不爱我为什么还要碰我？

我说不清楚。费渔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心里渐渐升起某种博大广袤的悲凉，中国人，中国人，费渔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说，中国人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更新啊？费渔没想到他的这句话再次激怒了小佩，小佩的脸涨得通红，嘴里便爆发了一连串尖厉的诘问，你不是中国人？你是美国人？你以为你有个姐姐在美国你也是美国人了？费渔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衣冠禽兽的臭流氓。费渔在绝望中再次想到了逃跑，他向那个狂怒的女孩鞠了一个躬，突然撒腿朝街道对面跑，慌乱中不知怎么踩到了一根香蕉皮，费渔就在路上滑了一跤，尽管他立刻就爬了起来，但滑倒时的狼狈模样无疑已被小佩和行人们尽收眼底，费渔觉得他的心在滴血，他不能原谅这种斯文扫地的过失，不能原谅路上的那根香蕉皮，更不能原谅那个庸俗可恶的女孩小佩。这些日子费渔情绪低落，人们发现他的下颏破天荒生出几根忧郁的胡子，他的衬衫也出现了三天未换的奇迹。有一天费渔路过伊甸园花店，花店老板喊住他问，最近怎么不来买花啦？费渔沉着脸说，我买花送人，谁买花送给我？费渔走出几步路，突然又折回花店，挑选了一束鲜红的玫瑰。花店老板说，你还是第一次要玫瑰花，这次找到心上人了？费渔一声不吭挟着花走出去，猛然回过头对花店老板说，这花谁也不送，送给我自己。红玫瑰插在白色花瓶里，盛开了两天便开始枯萎，花开花落加深了美男子费渔的孤独。费渔看着一枚花瓣无声掉落，心里忽然生出前所未有的恐慌，准确地说，费渔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出了什么毛病。什么毛病？他一时还无法查找。费渔突然想到姐姐信中所说的心理医生，找个心理医生试试吧，费渔翻找着报纸上的广告，他对自己说，试试就试试，不妨听一听别人的说法。八月的一个早晨，费渔手执报纸按图索骥地找到了心理医生好心先生的门诊部。门诊部其实是一间破陋的简易房，周围的环境肮脏而嘈杂。费渔推门进去，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尖嘴猴腮的男人，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，姿态近乎静止。费渔觉得那人不像广告所说的好心先生，但他的鹰鹫般犀利的目光和身上的白大褂又表明他的不同凡响，那人就是好心先生。谈到自己的就诊目的，费渔便吞吞吐吐起来。怎么说呢，从何说起呢？费渔

打了个响指，将身下的椅子左右摇晃着，这么说吧，我觉得自己心理上有一点儿毛病，也许是很小的一点儿，我把自己作为偶像，我很高傲，也很孤独，我从二十岁开始和女孩子约会，谈恋爱，谈了半天我发现她们一点都不值得爱，许多女孩爱上了我，但我始终没爱上一个人。没爱上任何一个女孩？好心先生说，那么爱上过男人吗？没有，你别误会，假如我不爱女的爱男的，那是另一回事，费渔鄙夷地说，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男人？你的问题让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这么说你是患有水仙花情结？自恋？好心先生的锐利的目光从费渔的头顶慢慢滑落，他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，你是个美男子，一般说来美男子最容易患有自恋情结。你又误会了，我知道自己有点儿自恋，只是一点儿，但我的问题不在这里。费渔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，他说，我的问题在这里，听着，你别再弄岔了，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所有女孩，一旦熟识了就都暴露出缺陷？为什么我结交的三十多个女孩，一个都不值我去爱？为什么我恋爱一次次地失败，却又一次次地带着鲜花去约会？

为什么？好心先生或许无法招架费渔连珠炮式的问题，他附和着费渔说，为什么呢？

费渔已经处于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之中，他在简陋的心理诊所内来回走动，一只手焦急地拍打着脑门，费渔说，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的身上，还是出在那些女孩子身上？也许谁的问题都不是，是人类共同的问题？也许你心目中美好的女性已经无处可寻了？这么大的世界，这么多的人群，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
我不知道。好心先生的目光这时恢复了对求医者的观察和审视，他觉得面前的美男子费渔身上确实出了毛病。他不喜欢这个自以为是咄咄逼人的求医者，更不喜欢眼前渐显荒诞的局面，心理医生成了一个忠实的听众，而费渔的话锋却像一个心理医生。好心先生颇为尴尬地笑着，最后对费渔说，你慢慢找吧，你要找的女孩或许是在天堂里。费渔说，不，你又错了，我不找神，我找人，她假如存在的话，肯定是在人间。费渔在桌上扔下就诊费告别了那个学识浅薄的心理医生，到这里来或许是个错误，但在诊所里的慷慨陈辞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心中的焦虑。费渔现在置身于城市边缘一条缺乏文明教化的小街上，他在众多的晾衣竿和垃圾堆里穿行，看见自己挺拔的身影被阳光投在前方，仍然是桀骜不驯的。费渔对近来自己的消沉和动摇突然有了一种批判，为什么要怀疑自己？为什么要被别人的陈规陋矩所左右？费渔对自己说，我绝不改变自己，我是费渔，费渔绝不做凡夫俗子。费渔重新出没于伊甸园花店已经是这年的秋季了。秋季的费渔西装革履地来到花店，频繁地挑选红色或黄色的玫瑰。花店的老板则惊讶地发现费渔的微笑不同寻常，那是热恋中的男人自然流露的微笑，幸福、温厚而略带恍惚。秋季的费渔每次买花都多给了小费。

费渔终于真正地恋爱了。费渔的同事们都从他的脸上发现了这个新大陆，他们急于知道那个幸运女孩的真实面目，又不便向费渔打听，于是有人在费渔赴约会时悄悄跟在后面。有关那个幸运女孩的消息很快传回公司，但这个消息几乎是耸人听闻的，那个女孩竟然是福利工厂的哑女珠珠！公司里的两个暗恋费渔的女孩当场呜呜哭泣起来，她们不顾一切地冲到费渔面前责问他，逼他说出这场恋爱的理由。那天费渔的表现也出奇地豁达和潇洒，他微笑着说，没错，就是哑女珠珠，我也给她打分了，九十五分，已经超过我的标准。一个女孩说，真荒唐，你怎么给一个哑巴打了这么高的分，你是在开自己的玩笑。

一点不荒唐，费渔说，正因为她是哑巴，她只用眼睛和手势说话，她比你们美丽，她的语言比你们纯洁，正因为她是哑巴，她才显得完美无缺，她的美丽才不会被破坏，你们说，她不得高分谁得高分？

另一个女孩则抽泣着问费渔，既然你把她说得那么好，为什么不给她一百分，为什么要扣掉五分呢？

这也很正常，费渔沉吟了一会儿，非常真挚地看着两个女孩说，没有一百分，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得出了结论，人无完人，接近理想本身就是理想。珠珠就是我的理想。人们后来陆

与哑巴结婚1.txt169

续见到了美男子费渔和哑女珠珠在花前月下的身影，凭心而论，珠珠确实是我们这个城市最美丽的聋哑女孩。十月里费渔给他远在美国的姐姐写信，告诉她他将在九四年结婚。信中没有透露未婚妻的具体情况，但注明了未婚妻的分值，九十五分。假如你看到费渔的这封信，你会发现九十五这个数字写得龙飞凤舞喜气盈盈。

现在还是九三年，我们许多人焦灼地等待费渔的婚礼如期举行。假如不出什么意外，我们在九四年肯定能看见美男子费渔和哑女珠珠，看见那对倾国倾城的新郎和新娘。